

北宋熙宁十年（1077），时年40岁的苏轼以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权知徐州军事。抗洪水、寻煤炭、修苏堤、建黄楼，不到两年的时间里，展现了罕见的治世才能，那份千古遗爱，徐州百姓至今感恩不尽。尤为可贵的是，他在政务之余创作诗文300余篇，《放鹤亭记》《登云龙山》等佳作将徐州的山川风物升华为永恒的文化意象。

清康熙六十年，徐州知州姜焯为纪念苏轼在徐功绩，依苏轼“云龙山下试春衣，放鹤亭前送落晖”诗句，在云龙山建造了两座亭子，一座命名为试衣亭，一座命名为送晖亭。

试衣亭位于何处

云龙山上的哪一座建筑是试衣亭？一直以来是徐州文史爱好者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。有人讲位于云龙山下但已不复存在，也有人说大士岩禅院的钟亭就是试衣亭，然而这两种说法均没有根据。

试衣亭位于云龙山大士岩禅院西北角，其北为镶嵌“大士岩”匾额的月亮门，其南为钟亭。试衣亭形制同放鹤亭，单檐歇山，厅堂结构，占地约40平方米，并不是一座四柱或六柱的亭子。2016年重修时，改为三门九窗的二层楼，导致面目全非，其南的送晖亭仍然保存原来的样子。

作为古迹，多部史料对试衣亭都有记载，清乾隆本《大清一统志》：“在铜山县南云龙山下，本朝乾隆二十二年、二十七年、四十九年翠华南巡，有御书试衣亭考辨勒石于壁。”这个记载有不足的地方，乾隆曾四登试衣亭，因此铜山县志更正后的记载比较全面，同时把它的位置也交代了。民国本《铜山县志》：“试衣亭，清一统志在云龙山下，乾隆二十二年、二十七年、三十年、四十九年南巡，有御书试衣亭考辨勒石于壁。案亭之南又有送晖亭，俱在大士岩前，皆道光二十三年僧文和募修，其刻石云大士岩殿创始于前州守姜公焯，殿之前有亭翼然，取坡公诗名之曰试衣，即以送晖亭俚然。”其中“在云龙山下”按照现在的说法应为“在云龙山上”，因为文中已交代试衣亭位于大士岩禅院大殿的前方。

清道光十年，经过100多年风风雨雨的试衣亭将要坍塌，住持僧文和募集资金进行了重修，并刻碑以示后人，碑文曰：“试衣亭创自康熙六十年州牧姜公，迄今百有余岁，兴废屡易，然率皆修补，未曾改建。近又将颓，住持颇有难，时二月半，适逢会场，众友咸集……诸信士肯将试衣亭展拓数武、增高二尺，覆以重檐，不惟斯亭焕然，光景常新，而门与径亦宽其阔矣，一举而三善，修诸护法肯信行乎？于是皆曰可。遂于三月初动工，五月半告竣，经费若干胪列于左。会友崔存信、住持僧文和监造。道光十年岁次庚寅仲夏穀旦。”此碑现存大士岩禅院法物流通处北墙。和此碑对比后发现，民国本《铜山县志》记载的重修时间存在谬误，不应是道光二十三年。

由“展拓数武、增高二尺”可知其南的钟亭不是试衣亭，“武”是古代长度计量单位，半步为武，“数武”表示有几步的距离。钟亭自从清康熙六十年建造以来至今依然如故，也无“展拓数武、增高二尺”的痕迹，而其北侧的房子符合民国本《铜山县志》的记载，北墙镶嵌着一块乾隆帝《试衣亭考辨》御碑，所以这座建筑就是试衣亭。

试衣亭一直以来都是徐州城南观光揽胜之地，如同现在的云龙山观景台，甚至成为饯别好友的地方。清光绪年间，徐州举人王琴九在此写下送别诗《侯东洲明府试衣亭小集赠别》：“佳日清游意自便，遥山云树望无边。春光欲共梨花老，离绪难禁柳絮牵。婪尾杯残教觅醉，当头棒喝话逃禅。莺飞草长江南路，记取新诗惠数篇。”



云龙山试衣亭略考

苏轼试衣诗影响

宋神宗元丰二年（1079）春，蜀中士子张师厚赴京城参加殿试途经徐州，特拜谒苏轼求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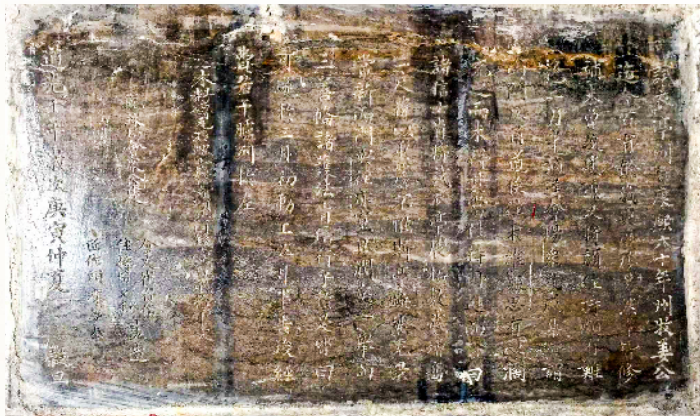
苏轼以《送蜀人张师厚赴殿试二首》相赠，其二“云龙山下试春衣”一诗，以杏花三十里、骏马如飞的意象，既寄寓对后辈的期许，又暗含自身“放鹤亭前送落晖”的怅惘——春风得意的士子与怀才不遇的文人，各自的心态在诗中形成强烈反差。后来，这首诗因徐州百姓改诗、乾隆皇帝试衣亭考辨而成为清代状元文化传遍大江南北。可以说，这首通俗易懂、影响范围广、流传时间长的七言绝句是苏轼写于徐州众多诗歌中的代表作。

此诗因乾隆帝《试衣亭四叠东坡韵》的唱和更添传奇。1784年春天，乾隆帝第四次来到徐州，登临试衣亭写下《试衣亭四叠东坡韵》：“欲解衣乎欲著衣，猜东坡意立晴晖。尔时行志未能也，想共山人美鹤飞。”这首诗是乾隆帝对苏轼《送蜀人张师厚赴殿试二首之二》的解读，虽说是一种猜测，

但也达到了和苏轼心心相印的境界，苏轼不论是解衣（出仕）还是著衣（入仕），想表达的都是心向光明的内心世界。

《古今图书集成》是现存规模最大、资料最丰富的类书，共计一万册，由清代文献学家陈梦雷主编，康熙帝钦赐书名，雍正帝写序。此书把云龙山列为天下名山，有《云龙山部汇考》一节，内容包括三个部分，一是云龙山图，二是艺文，三是记事。这三个内容全和苏轼有关，如艺文，有三篇游记，苏轼《放鹤亭记》、都穆《游云龙山记》、文翔凤《徐州登云龙山记》；如诗歌，有四首，分别是苏轼、王鏊、王阳明、夏言写于云龙山的代表作。

苏轼的这一首名为《云龙山放鹤亭》实际却是苏轼的《送蜀人张师厚赴殿试二首》之二，在苏轼写于徐州的近二百首诗歌当中，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为何单单挑选了这一首并改写了诗题？一方面说明它在苏轼徐州诗歌中的地位，另一方面说明它的影响力确实是其它诗歌无以替代。



清代道光十年，记载重修试衣亭的碑刻。▲

乾隆帝《试衣亭考辨》御碑。▶



乾隆皇帝写诗“纠错”

乾隆皇帝是苏轼的铁杆粉丝，每次来徐州必登云龙山、必访试衣亭。对苏轼这首诗和诗最多的大概也是乾隆皇帝，四次来徐州四登试衣亭，写下了五首和诗，《试衣亭用苏轼韵》《试衣亭再用苏轼韵二首前章咏古后章即事反前诗意二首》《试衣亭三叠苏轼韵》《试衣亭四叠苏东坡韵》，每首都押微韵，每首都带“晖”和“飞”字。

1784年春天，正值十里杏花盛开的季节，乾隆帝在试衣亭看到百姓改诗碑刻，上面刻着：“云龙山下试春衣，放鹤亭前送落晖。一色杏花香十里，状元归去马如飞”，乾隆帝顿时龙颜大怒，认为这

后二句“沿俗本之讹，亦拙劣不类”，毫不客气地让人把这块碑刻从墙上起下来砸掉，又模仿东坡体写下苏轼原诗加以厘正，并刻了一块和原碑一样大小的勒于壁间，言下之意告诫后人以后不准随意改动苏轼诗文。一个皇帝居然和老百姓较起真来，历史上都是一件罕见的事情。

苏轼于徐州留下的不仅是不朽的诗篇，更是那份深深的爱民之情。试衣亭历经风雨虽已面目全非，依旧静静诉说着那段佳话，让后人永远铭记那份深情与才情。

于克南 文/图